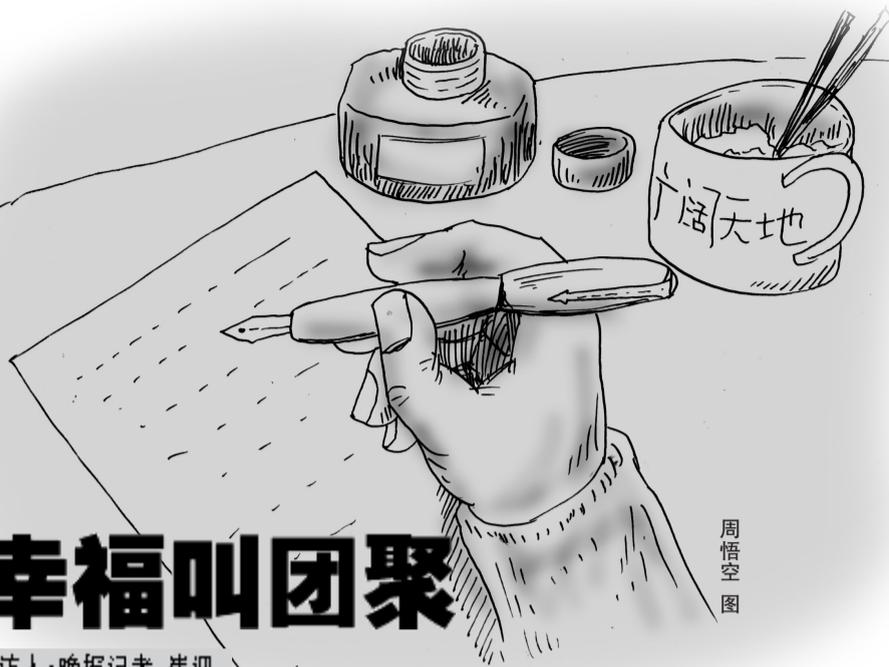


知青岁月,是很多人人生中一段难忘的轨迹。从上世纪60年代持续到7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,一批批的年轻人响应党的号召,上山下乡到农村去。转眼间,几十年过去了,当年的知青大多已年过半百,回想往事,他们感慨万千。华白女士就是当年的其中一位知青,如今的她有着一一种强烈的愿望,讲讲自己过去的故事,去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……

有一种幸福叫团聚

倾诉人:华白,53岁,教师 采访人:晚报记者 崔仰



岁月中的真情

“甩蛇事件”之后,那位甩蛇的男生几次向我道歉,我就是不肯接受,他又多次让别人转达他的歉意,我还是不能原谅他。可是,谁又能想到,8年后,我竟然成了他的新娘!

还记得当年,我就是赌气不理睬他,而他却对我越发关注起来。有一次,我下地洒农药,不料中毒,晚上恰巧知青们都出去看电影了,而我却已经陷于昏迷,还是留下的两位生病的知青及时发现,他们和老乡拉着车把我送到部队医院。在去医院的路上,他正好拉化肥回来,在路上碰见了,他特别想跟我一起去医院,但他不敢表现出对我的关心。后来,他还是借口找妈妈有事才溜进医院看望我,那时他妈妈恰好是那所部队医院的医生,看得出他对我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情意,但在那思想禁锢的年代,谈情说爱的浪漫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。

直到后来,我们先后离开了林场,我师范学校毕业后,我们才通过鸿雁传书谈起了恋爱确立了感情,并建立起了我们的小家庭。两年后,我们有了自己的宝贝女儿。随后的日子里,我们一路辗转,随着工作调动来到了郑州生活。2003年,我丈夫因工作需要离开郑州调往北京工作,在北京出生的我和女儿的户口也随迁进了北京;但我还继续留在郑州的一所学校任教;现在的我,大部分时间一个人住在郑州工作生活,还有两年时间,我将正式办理退休手续,回北京和丈夫女儿团聚。

虽然年过五旬,我们当起了牛郎织女,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情感交流。每天晚上,我和丈夫会雷打不动地通一次电话,把每天的工作生活,还有心情讲给对方听。有一次,我的座机电话没放好,他的电话一直打不进来,他就焦急起来,把电话打给邻居求人家来看看我。每到寒暑假,我去北京和家人团聚,如果是国庆长假,他就会和女儿一起开车回来看我。结婚28年,我们一路扶持、相濡以沫,幸福地走到了今天。有时候,他也会把我们当知青时的那段离奇的经历讲给女儿听,然后开玩笑地说,谁让我当年把蛇甩到了你妈妈身上,让我一辈子都欠着她呢!

其实,当知青实属一种无奈的选择,而这种选择,得到的回报是人生历程的磨炼和一段美好的真情。不能否认,知青生涯是我们那一代人人生中不可多得的积累,这种精神力量让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对事业更加执著,对生活更加从容。

人生少年最闪光,青春岁月永难忘!青春有坚强的意志,青春有丰富的想象,青春存真挚的情感,青春是生命的辉煌!在三十年后的今天,回忆起那一段生活,我依然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,所以我想把这一段往事记录下来,作为永久的珍藏……

知青,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,在几十年后的今天,回忆起那一段生活,该是怎样的一种感怀?从华白老师热泪盈眶的眼中,我能看到她内心深处知青情结。这篇讲述尽管只是她生活中的一个截面,但相信无论当过和没当过知青的读者,不论是曾经年轻还是正年轻的人,都能从中找到一点似曾相识的东西……

记者手记

三十年后再相聚

知青,一段人生的回忆录。几十年后的今天,回忆起那一段生活依旧刻骨铭心。

今年,有一件事让我激动不已,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还是在暑假的时候,我回北京探亲,有机会和分别已30多年的老同学见面,我们这些老知青相聚在一起,回忆起当年那段艰苦岁月,有说不完的话,叙不完的旧,忆不尽的情。那一刻,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,我们唱啊跳啊,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岁月,尘封的记忆一下子被打开。

在聚会上,我作为当年的班长,激动地发表了聚会感言:“30多年的风霜雨雪,把我们这群风华少年,磨砺成了两鬓斑白的成熟中年;岁月的沧桑洗尽了青春年华和天真浪漫,但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心中那份深深的战友情谊……”接下来我们跳起当年的《洗衣歌》,把我们的故事编排成了逗趣的“三句半”。从组织聚会,到编排节目,我出了不少“风头”,多少年来我从没有如此敞开心扉,肆意地挥洒过激情,那一次我太激动了。

我的老公,自从2003年便调往了北京工作,于是北京郑州就成了我们的来往穿梭之地。而他,也是我的同学,当年那段知青岁月里的战友,在这一次同学聚会中,他则完全成了我的随身秘书,我上台报幕,喜爱舞文弄墨的他负责写词,我们上台演出,他负责音响、照相,随时听从我们的“调遣”,为的就是让大家快乐尽兴。

往事如烟,历史不能忘记,知青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群体。当年那些意气风发的同学们,转眼之间已是满头白发,但我们仍旧清清楚楚记得当年的往事,以及每位同学当年青春靓丽的面孔。一位擅长作画的老同学,还把每位同学当年的模样生动地描绘在画纸上,一点一滴浓浓的情意让我感慨不已。

曲终人难散,我们约定,来年再相聚……

记忆的珍藏

记得那是1975年7月,我高中毕业,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一起,奔向广阔的农村劳动锻炼。我们一行几十人落户到了离家不远的湖北省襄阳县的一处林场,当了一名知青。

那段日子,在久远的回忆中,一直是阴雨霏霏,每天过着“日出而作日落而归”“脸朝黄土背朝天”“汗珠子落地摔八瓣的日子”,生活的艰苦、枯燥,让我们难以适应。

当年的我是一个极爱干净的女生,我最喜欢去帮厨,每次去都要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,尽管如此,我还是极不适应那里的卫生条件。在厨房里,有一口大缸,平时男生们负责挑水,可是让我心存芥蒂的是他们竟然在缸里养起了鱼,这可是吃饭用水啊,怎么能养鱼呢?可是,他们理由充分让我不容反驳,那就是防止坏人下毒!在那特殊的年代,每个人的头脑里都绷着“阶级斗争”的弦,做着让我们今天看来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举动。

晚上,我们躺在老鼠乱窜的房间里,久久不敢入睡,我特别想家,望眼欲穿地盼着望着,盼望着回家的日子。

这样的机会终于被我盼到了。我家所在的部队大院有一些旧仓库要拆除,我所下乡的大队正好需要这些旧砖瓦可以二次利用,于是大队干部就通知我们全体知青回家拆房子。

回家的日子真好,每天和部队的作息时间一致,每天可以吃妈妈做的可口饭菜;每天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;每天可以在无跳蚤老鼠的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;每天晚上可以观看自己喜欢的电视连续剧……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,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,这种日子是多么让人向往啊!

难解的“蛇缘”

忙忙碌碌中,时间转眼就进入了炎热的夏季,太阳烘烤着大地。男生们用铁锹、镐头等工具拆砖瓦,女生们把散落的砖头一块块地传递到路边码放整齐,车来了再把砖瓦装上车,勤务连的战士开车把砖瓦运走。每个人按部就班地忙碌着,往日工地上的歌声说笑声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大家的又累又热又渴,谁也不想说话,工地上只有工具撞击砖瓦的刺耳的声音。

一切都那么清晰,一切又都那么模糊,恍如发生在昨天……

突然,一位男生大叫着:“蛇,一条大花蛇!”女生们闻听,立刻尖叫着跑开了,聚集到二三十米远的地方远远地张望着。

从小,我就特别害怕软体动物,很多文学作品中描写蚕宝宝的文字,是多么生动美妙,多么可爱!可在我的眼里,美丽的蚕姑娘就是毛毛虫大家族的一种,我决不会主动去碰这类动物,就连走路,我也会小心翼翼,生怕踩上它们。幸好,我所在的生活环境,可以远离这些动物,但命运的安排,这一次却让我和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——蛇,有了一次最亲密的接触。

那一天,男生们用手中的工具一窝蜂地向那条蛇砸去,蛇在做最后的挣扎,拼命地逃窜,男生们不停地追打,不一会儿,大花蛇只能在地上扭曲翻滚,不知谁又说了一句:“抓住蛇尾巴用力甩,蛇的骨节就会脱开,它就动不了了。”话音刚落,一位男生抓住了蛇尾巴,以手为圆心,在空中挥舞画圈,我真佩服那个男生的胆量。

大花蛇飞舞着、转动着,像金色的大圆盘,我正看着入神,“啪”的一声,我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,那条蛇已经在我的脖子上缠绕了几圈,我吓得蹦跳起来,蛇很快滑落到了地上。本来喧闹的工地,此时一片寂静,我呆呆地看着在地上慢慢蠕动的大花蛇,所有的知青也都看着我,时间像凝固了一样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我猛然放声大哭,哭得惊天动地,一下子瘫倒在地。这时候,我才发现,蛇的头部已被打烂,我穿的小花衬衫上沾满了蛇血。

现在想起来,我挺佩服自己的,当时居然没有被吓晕过去,那可是一条一米多长的银环蛇啊!时间的流逝,让很多事情淡去,成为过眼云烟,唯独这件事,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,我仍记忆犹新。